

世遗颂——2025年草庵金秋诗会

泉州世界遗产点诗歌地图

编者按

泉州，一座诗与烟火兼具的世遗之城，22个世遗点如星辰般点缀其中，与今人进行跨越时空的深情应和。身处世遗点，你可闻宋元中国的千年芳华，更能听到世遗文化在城市深处的不絕回响。今天是世界旅游日，《清源》副刊从“泉州世遗颂——2025年草庵金秋诗会”来稿中选取22首精美诗作，绘就《2025年泉州世界遗产点诗歌地图》，这是全国独创的第三幅世界遗产点诗歌地图。每一首诗都是对世遗点的诗意落笔，亦是对泉州这座世遗之城最深情的咏叹。

德化窑的颂歌

陈迎东

每一件瓷器都烙着“瓷都”的烙印，都是以上为骨、以火为魂的凝练。涅槃为一叶白帆，自宋元经明清穿行于千年的风雨。划亮刺桐的曙光，至今仍然鼓舞着史册。那57米龙窑绵延的甘泽，立起来，就是不朽丰碑。德化窑呀！生生不息的白光，是火光的白，融水为慈悲。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情，是最高尚的德，化火为光芒。让历史再次照亮东方第一大港，并以国为姓，在新时代写下泉州，海丝，中华世纪。

九日山的信仰

郑泽鸿

祈风的时辰到了，海的眼睛窥见，市舶司官员举着香火，为往来的船舶祈福。

当我拾级而上，翻开《史记》记录，数百只雨燕箭一般，从石壁上空的文书里飞升——

它们是那样自豪地，尾随满载丝绸陶瓷铁器的泉舶，飞越印度洋、红海、地中海的惊涛骇浪，在黑暗中护航——起风了，平安归来的千只帆船，正伸向祖先们坚实的臂膀，奋力托举刺桐港上永不落幕的太阳。

明月照见古今人

黄德斌

夜的古榕巷，石碑一样深沉。水陆院前，箭竹挂着剑，静思禅斗室月的传说。

万里而来的波斯星光，拱门里生輝，官字砖、青器、青瓷、莲花瓦当，在丝竹管弦声中全起行街。

光明城的繁荣，被铸成一件件——官字砖、青器、青瓷、莲花瓦当，在丝竹管弦声中全起行街。

令人踱步旧址地，院中小径边徐而行，凝望，踩过整个宋元的潮汐，蹭过公子王孙，侧耳千年刺桐港的涛声，回响。

开元寺、刺桐与清多的经卷

黄丽嘉

千年的岁月已从寺外淌过，菩提树下的开元寺，仍原地打坐，寺前的黄昏，像一壶醇厚的茶。

石缝中，古榕的根须是海丝没写过的信，涨潮声里，仁寿塔的檐角上，雕满唐风宋雨，还有郑和船队留在浪尖的号子。

百柱殿的朱漆半掩，刺桐花，正把一抹抹红，绣进紫云屏的每道木纹里。弘一法师的墨迹还未干透，有一滴落在廊下，就结出菩提。

晚课的梵音漫过红墙时，开元寺就成了，一本摊开的经卷。刺桐花从经页间，探了探头，一卷就压住了半卷清声。大海仍在不远处翻腾，泉州正把崭新的诗，写进刺桐的根里。

文庙深处，藏着宋元的呼吸

郑锦祥

文庙聚作圣地，檐角藏着宋元的星辰。每一根石柱，藏着高贵的灯，让时光成为光的另一种形态。

世道的碑，正挂住延伸与千年心愿，檐角鸽子代言世代守望，确认刺桐之重。

刺桐花漫过洙泗桥，蓄满千年雨意。七十二石如规，研磨论语箴言，洋地水，练习新的发音。

孔子像前的香炉，还在收集各朝代的灰烬。明伦堂的窗棂，那些滑动的光斑，多像当年漏掉的，几句家常话。石阶上重叠的脚印，正以世道之名，重组海浪，在暮色里，次第睁开眼。

问道老君岩

阿里

风在老君岩的衣袖里翻卷，光影时，正在往大海的根里走。雷声退去后，老君岩剩下的空，盛着神的呼吸。

老君岩剩下的空，盛着神的呼吸。老君岩剩下的空，盛着神的呼吸。

问道老君岩，也问工的匠心。无不是风穿过岩缝的轻响，不言是月光写在石阶的留白。

如今，月光依然残照在断崖上，醒着旧时的潮汐，则在每块石头里安眠。

刺桐石上女兰芳

吴文建

十二世纪的海风，穿过清静寺的塔门，把阿拉伯人的月光，一次次撒在世道古城的街巷。

绿辉岩砌成的穹顶，虽已残缺，却仍倔强托举着宋元时代的星光。定居在石壁上的古兰经文，饱经沧桑，无声诉说着斑斑过往。

明善堂的飞檐，惯于接住千年的雨，也接住无数香客“上传”的回忆。载满香料与丝绸的木船们，跟浪反复较量，从波斯湾、红海扬帆。

如今，月光依然残照在断崖上，醒着旧时的潮汐，则在每块石头里安眠。

刺桐城的月光碑

黄必良

潮退，花岗岩浮出唐朝刻度，三尊佛像，"茶烟国基"之术，安静了下来。一处长达834米的石桥，轻拿轻放，嵌入波涛汹涌的北宋皇祐年间。

月光翻译化的阿拉伯经文，每夜以泉州腔调，发往泉州腔调。刺桐城便转向西方。

凝视石棺莲花，方知这夏月认证的圣迹，是两粒远航的种子，于刺桐树下生长。

世界共读的月光碑文。

我走在另一座洛阳桥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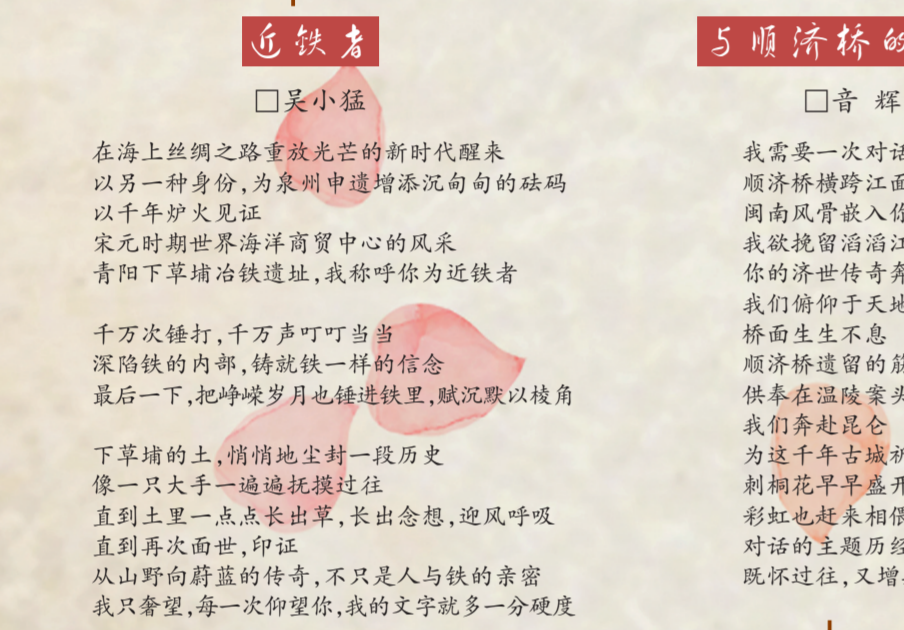
萧然

洛阳江连接被施了“模型基础”，“浮运架梁”，“茶烟国基”之术，安静了下来。一处长达834米的石桥，轻拿轻放，嵌入波涛汹涌的北宋皇祐年间。

从洛阳桥走过，仿佛穿过“浮运架梁”，“茶烟国基”之术，安静了下来。一处长达834米的石桥，轻拿轻放，嵌入波涛汹涌的北宋皇祐年间。

我从洛阳桥走过，仿佛穿过“浮运架梁”，“茶烟国基”之术，安静了下来。一处长达834米的石桥，轻拿轻放，嵌入波涛汹涌的北宋皇祐年间。

我从洛阳桥走过，仿佛穿过“浮运架梁”，“茶烟国基”之术，安静了下来。一处长达834米的石桥，轻拿轻放，嵌入波涛汹涌的北宋皇祐年间。



近铁者 吴小猛 在海上丝绸之路重放光芒的新时代醒来，以另一种身份，为泉州中道增添沉甸甸的砝码。以千年炉火见证，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风采。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，我称呼你为近铁者。

与顺济桥的对话 音辉 我需要一次对话，顺济桥跨江面的遗存，闽南风骨嵌入你肌体。我欲挽留滔滔江水，你的济世传奇奔涌入海。我们俯仰于天地，桥面生生不息。顺济桥遗留的筋骨，供奉在温陵龙头。我们奔赴昆仑，为这千年古城祈福。刺桐花早早盛开，彩虹也赶来相偎相依。对话的主题历经江流淘洗，既不过往，又增期许。

一行安平千年桥 颜非 八百载潮声，漫过南宋的月光。安平桥卧于碧波，三百六十座桥墩托起丝路之路。托平风浪，庇佑两岸百姓安康。历经数朝风雨，仍抹不去海上丝绸之路的灿烂。车辙碾过宋元繁华，马蹄叩响明清熙攘。有多少闽南传奇在桥亭间流传，烟花般的爱恋在桥尾聚散，如同晋江入海的宿命。如今，栏杆石柱不锈，亭上的佛菩萨目下垂弘。一曾曰“如来境界无边际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。我看哟——安平桥也无有边际。安平桥啊，也遍尽虚空，随湖水连接天边。如今，在无数重迭地处的石板桥隙间，我看到云安轻盈的走向和碧波中城市的倒影。让“晋江经验”的奇迹，安海晋江史的潮音，眷抄为海丝文明长卷里不朽的诗行。

访研松庵祀群 年徽溪 要描上天空，画上山山水水，勾勒街市和农田。还要添一笔笔归的人民，当雾气散去，他们将现出光一般的脸庞。和解决彼此的楼宇。这是先祖留给世界的遗产。这是我们留给未来的浪漫。从泥土中长出的儿子，会沿着山路回家。在夜里，晋江如一盏灯的船，记冷却下来。一枚枚脚印，纷纷路上柔软的泥土。在不同的袖影中，扬帆出海。诞生一座未来之城。

千年世遗悠悠草庵 卢辉 晋江的文脉，再怎么梳理，都离不开，众草庵编织的草庵。北宋的风轻轻吹过，华表山麓光佛的衣袂便翩翩飞舞。那么多的形容词，都是奔着晋江的帆影来的。刺桐港的风，带着波斯的金卷，番商的香料，把小小的草庵，吹拂成容纳万邦的胸怀。草庵的草，卑微而又执着，穿过信仰开花的年代。让海丝的线，牵着五湖四海不同的神祇，在草根里相遇。石卷里的光佛，用唇舌看光看群羊比邻，竟如慈父。当番汉同途的脚步，都用来看打时，草庵终于有了嘹亮的嗓音，而端坐的摩尼光佛，却默默地把草庵托起，融进晋江的星辰里。时间莺飞草长，而光佛仍在默默加持。晋江入海时，众草庵用尖尖的露珠为涛声开路。榻榻榻盛满安平桥的浪花。当年的宋船，载着经卷和瓷器，那摩尼的光，妈祖的灯，佛院的月，便都在帆上，亮成一路的祝福。

市舶司遗址 迟也 如今我面对着你，一道道虚化的帆影，就从天边延伸而来。执一卷海图，掌一方罗盘。我们随万国客商穿过，天宝年间沸腾的积雨云。把海浪浪印在游子的脊背上，还有刺桐城的落日。而不久后，在异域的国度，谁又将捧起这一只只跨越山海的瓷盏。这色彩中，我看见一条条交织的航线，穿过你明亮的心。在船过有痕的历史里，你更像是一张宽广而包容的渔网，收拢起丝绸之路上涌动的浪涛声。

真武庙听涛 曾沛莹 山门上涌动着浩荡的风，说是闽南精神，或当境界从宋元来，要向世界去。沉睡的海涛，脚声唤醒。它看见晨曦，蓝眼睛，灰眼睛的波涛，他们的虔诚，轻轻地洒到头上。大殿屋顶脊瓦，交趾陶的彩绘，双龙在鼎盛香火中腾云驾雾。生动地书写着海丝泉州的世遗传奇。

在天后的明眸里不朽 王柏霜 八百多年天后宫安放天后端庄慈爱的面容，透过敞开的山门。将宋元以来的光阴置于她的明眸之下。天后宫静静伫立在昏晨之间，像一位坚定的守护者。当金色的黄昏笼罩古城，天后宫的甬路像悠长南音，弥漫大街小巷。天后慷慨而慈悲，她守万民、度苍生、行善举，堪比观音。世人敬仰她好生之德，为她庆生，为她祝寿。她不仅是信仰，她是道，是苍天大海中的一座灯塔。被世道加持的天后宫早已名于世。它与这座古城相依相伴相生，契约互相成就时，光耀的不朽。

月光下的归期 黄玉明 千年的潮汐洗净，不净。姑娘肩上的身影，被时光揉碎的晨昏。正如从废墟中生长的绿，渗出苦涩的盐。万国商船的帆影，是被塔尖挑着航行，那沉入风暴的，终究没接住。塔顶目光的救援，宝盖山听懂了，每朵浪花都叩响千帆归尽，仍从未归来。万寿塔旁的相思树，却把一缕缕珠泪，接成根的模样。在地底深处，与僧人介休埋下的第一块石，相互辨认着，彼此世遗的身份。

德济门怀古 林映君 以仁慈之姿，摆刺桐南门一隅。海风自宋元的浪涛跋涉而来，挟着咸湿的古意，洒开宋元的繁华。城门下的表壮穿行，吃嚼和语。一步步皆为历史绣针，缝合文明的经纬。旗幡猎猎，珍室灿灿。“市井十洲人”，在空旷的语义里逐渐丰满。倘若仁慈没有界限，李贽那排浪的赤忱，亦是墙头高筑的一路一瓦。任战马的铁蹄如何硬闯，终成御敌的勋章。

从江口码头出发 曲燕 潮水退尽时，石条的指尖，仍留有扁担的体温。埕埔女的竹笠曾在这岸边，捡拾无数星辰。滩涂里燃起远古的烟火，一切都跟随着太阳上升。宋元的月光在海水中融成了琥珀，嵌在每一粒蚌壳的年龄中。那些被浪拉扯过的船帆，正将壳的白、香料的金，酿成凝固的深情。石佛塔上的菩萨始终保持托举之姿，慈悲的弧度，盛着诗人的艰辛。让每滴坠落的汗水，都长出归家的形状，在武当山的斜阳里轻轻叩门。时间漫过码头，斜落一身旧痕。扬帆者的背影，已在海岸线扎根。新航标已经发芽，在大海的脉搏间跳动。那里，另一片海正从地平线的阔大中展开，像未拆封的崭新黎明。

六胜塔见闻 温吉娜 平静辽阔，船头如梭。有限的浪涛而复始，从佛指自温陵，织出一匹不断的丝绸。怪长夜难寐，最近最早的朝阳，得越过半金山。六胜塔，就在云、浪间翻涌。此时，灯塔像破晓而出的嫩芽，长得已高于，正抬头的你我。任凭野火春风，涅槃是六胜塔的第七层。任法八百年间，无数艘语言迎异的船，默契地捧起这颗沧海遗珠。塔身屹立，任航道上浪，如道家指诀，无声昭告着“此花开过”。

石湖码头 柯芬莹 三面临海，天然礁盘基座如田。石湖码头时光漫溯，从渡津中打捞忙碌。通济桥桥石阶交错，目送林林总总满载。丝绸和瓷器远航，归程让淤泥香料浸透。郑和铁锚，迢迢南下，带回印度洋密语。四百年空船，内藏刺桐碧波。万国来商，共燃光明之城。灯火日落，海疆新图，跨海长桥逐逐日升。日落石湖港，数据流沿着海底光缆，传递集装箱船歌新奏，无人集卡晨昏不舍穿梭。千年古渡，吞吐吐石湖码头。千年古渡，吞吐吐石湖码头。千年古渡，吞吐吐石湖码头。

（黄晖 绘图）

